



冬至

于利华 著

海潮出版社

冬 至

于利华 著

海 潮 出 版 社
2000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冬至/于利华著. —北京:海潮出版社,2000.9

ISBN 7-80151-288-X

I. 冬… II. 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4099 号

冬 至
于利华 著



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41)

铁十六局材料总厂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280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80151-288-X/I·46

定价:19.00 元

目 录

走进辉煌	(1)
紫色风筝	(12)
透明的夜	(17)
相对的窗口	(21)
错位	(33)
巨石秃鹫	(44)
甜的·苦的·辣的	(57)
迷失的星	(67)
夜，在大街上	(79)
涅槃	(86)
纸枪	(94)
男人的女人	(104)
狗奶子	(119)
细细的，细细的雨丝	(128)
黑太阳	(141)
我妈	(183)
雨里·云里·雾里	(227)
黑眼睛·蓝眼睛	(239)
惊蛰	(251)
冬至	(270)

走进辉煌

她一走进叔叔家的门坎，就想好了不再回家。

她是第一次离开家。她离开家的原因并不复杂。她叔叔的女儿也就是她的大表姐要坐月子，按规矩坐月子是在婆家，大表姐却不喜欢婆家，尤其不喜欢在最幸福和最不幸的时候去婆家。于是，大表姐临产的前两天突然没事似的声明坐月子要留在娘家。于是，便一下子惊慌了娘家所有的人。于是，她一下子就从乡下的家里轻而易举进了城。

她一开始就不如别的乡下女孩。

她绝不是成心不如别的乡下女孩。她不笨，她也吃得苦，她只是不能像对门那个叫河妞的小保姆一样受得起委屈。娘从没给过她委屈。

于是，大表姐好看的眼睛看她时再没了笑，大表姐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到对门的河妞。婶婶也不再絮絮叨叨把家里什么事都对她说。婶婶偶尔对她说起什么时，婶婶的声音里也会流溢出明显的警觉和不信任。叔叔从不说什么。叔叔只是越来越多地冲她叹气。她并不在意大表姐和婶婶，但却在意叔叔。她可怜叔叔。叔叔回家脱了二杠四星的军装也便整个脱了爷们气，她不能不可怜叔叔。

终于，大表姐的月子没坐完，她刚刚开始的城市人生活就危机四伏最后不得不宣告结束了。

先是她总不愿意去分清那些极有说道的大菜板小菜板和塑料菜板，她常常用一个菜板就剖鱼切菜剁肉。在乡下家里，娘就没那么麻烦那么多规矩。后来，婶婶去忙大表姐，她替婶婶去自由市场。她便总能十分尽心地用多出婶婶一倍的时间，用最便宜的价钱搬回一大堆价钱相当却不能不让人上火的东西。再后来，婶婶去买菜，她听大表姐喊她给婴儿热奶，她手里忙着，眼睛仍舍不得电视机。当她想着电视机里五个乡下女孩的死把奶嘴塞进婴儿嘴里时，她于是听到了一串婴儿嘹亮的哭声。

她看见婴儿的小嘴里瞬间生长出一串红艳艳的果实。

第二天，对门的河妞搬了过来。

她接过叔叔给她的火车票很细心地看，又很细心地撕掉。当她重新微笑着去看叔叔，讲述一个美丽童话般说她要和对门的展展一样去当女兵时，叔叔就慌慌地去摸她的额头，接着，叔叔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了许久，最后教导她不管什么事都要想得开不能自己毁了自己。

她还是被叔叔送去当了女兵。

娘说过。叔叔是爹领出来闹的革命，叔叔就是爹。

她没经过新兵连，直接去了叔叔手下的一个驻军医院。

她分到总机。

总机班宿舍屋小人多，她暂时住进了绕绕她们宿舍。她从此住出了一片光辉灿烂。

她一住进去，就感觉到了绕绕那双恨恨的眼睛。她没在意，她冲绕绕笑着，喊绕绕过来帮她把床单拉拉平。她很快活，她便希望所有的人也都能快活。

后来，她无意中听绕绕背地里喊她乡下人，她仍然笑笑，晚上睡觉前却将一盆洗脚水摆在了绕绕上厕所必走的地方。当绕绕睡意朦胧实实在在踏上那盆洗脚水同时爆发出恐怖的惨叫时，她及时拉亮了日光灯，充分看过后，她满脸歉意极为不安地对绕绕

说了几个对不起。

一连几天，绕绕最心爱的红绒布绣花拖鞋都花枝招展水分充足地迎接她。

终于突然有一天，绕绕死心踏地成了她的知心朋友。

她开始以为绕绕不理她，是因为她是乡下人。她便也不再理绕绕。她容不下任何人因为她是乡下人而看轻她。

直到领了津贴费，直到她发现绕绕数出的钱比她数的多时，她才明白绕绕的传染科，也才弄清绕绕为什么恨她。

她看着绕绕手里揉乱的钱笑笑，敲响了院长办公室。

第二天，她去了传染科，绕绕去了总机。

在全院大会上，慈祥的老院长感情充沛地表扬了她。

接着，报纸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登出了她的事迹。

夜里，绕绕在别人都睡着的时候，悄悄钻进她的被窝，很乖巧很感激地塞给了她一只很大的毛毛熊。

她没跟娘说她去了传染科。爹死得早，爹病死后，娘就怕她和哥哥得病怕得要死。

她很规矩很听话地按时吃战士食堂的大锅饭；很规矩很听话地按季换军需助理发给她的列兵军服；她不到深思熟虑绝不会去花掉任何不该花掉的钱。她最得意最满足的就是每个月底数薄薄两张津贴费的时候，她可以一声不响地躲进被子里，灿烂地笑着，把那两张零一点的人民币数出许多内容来。然后，叠好包进花手绢里，收藏珍奇古玩般地埋藏进箱底。她无论如何不会将它们存入银行，她只有牢牢守着才会快活踏实。

她很快胖起来。

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周末，她洗过澡，回到空无一人温暖如春的宿舍，她便有了她不曾有过的念头。她关起门，拿出绕绕的进口化妆盒全力以赴地在镜子前坐了大半天，然后，她溜上街，很辉煌地在全市最大的“盛盛”照相馆拍了她穿军装的第一张相片。

取回相片那天，她对着相片看了很久。

相片上的她不很像她，很美，最主要的是相片上的她很像城里人。

她把相片挂号寄给了娘。

她想着她很城里人的相片失眠了两个晚上，她失眠的结果是她忍痛又上了次街。

她把临离家时娘为她赶出来的花布裤和白细布胸衣仔细包好收起来，换上巴掌大遮不住肚脐眼的针织内裤和勉强护住胸部的胸罩。她换上这些时，心里惶惶的，像是当着众人的面拿了不该属于她的东西。然而，只那么一瞬，她便走出了低谷。当她听绕绕在她身旁说她该再有个海绵胸罩，并掀开自己衣服细细讲给她时，她笑着答应了。

她为此失去了一个月的津贴。

她也从此越来越觉出了做城里人的艰辛。

她无比辛劳备受折磨的还是每月一次的那事。在乡下家里。娘教给她用那种大捆大捆没有包装的卫生纸。然而，她却发现绕绕她们买回来的是极精巧极细腻的卫生巾。

她也买了同样一包。她却不用。她只在绕绕她们的眼睛看她时，才不在意地慢慢取出一张。

她于是每个月的那个时候都活得很累，都很认真地感慨一番做城里人的艰难。

唯其艰难也才更有意思更有滋味。她很累很有滋味地完成着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转换。

第二年，她肩上多出一道杠，她的生活里也一下子多了件使她兴奋得恐怖的事。

护校扩大招生，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

她是在厕所听绕绕说这消息的。她当时听着就怔怔地看绕绕。她突然很迟钝很麻木，她怎么想也想不出她早该意识到的问题为

什么早没意识到。绕绕在去总机的第一天就兴奋异常地给她打了电话，绕绕在不时穿插进来的你要哪儿的激动中对她讲了传染科偏头护士长讲了地方影院刚上映的少儿不宜故事片讲了光怪陆离没头没脑的许多事情其中就包括护校。

她当时就没准备听绕绕那些少儿不宜，事后更是速度惊人地忘了一切。实际上她整个儿就不记得有过那个电话，她只是没法去忘偏头护士长。她那时被偏头护士长动不动就偏起头做高深状的开导折磨得备受煎熬痛苦之极。

绕绕同样说完了就彻底忘了。绕绕并没在偏头护士长的丈夫来长途讲到关键时刻故意碰掉线。也没去看什么少儿不宜。更没看那些考护校必须看的书。绕绕日复一日地填鸭般永远不停地在往自己嘴里填零食。

她手心湿冷两眼烁烁闪亮，她似无意间轰然撞上了一道沉重的铁门。护校不过就是乡下人和城里人之间的大门，推开它也便推开了整个世界，就实实在在和偏头护士长一样由乡下人最终成为城里人。

她走出厕所，她便走入了一个崭新的新天地。

她不再去理绕绕，她也不再回宿舍。她在仓库自己用白床单围起来了个洁白清冷的窝，她在那窝里悄无声息没日没夜地熬着，她甚至在偏头护士长怪异的长视中也能麻木不仁形同陌路。

偶尔，她也在绕绕值班时突然回去。她并不说话，只极富热情地听绕绕的那些少儿不宜，听时不在意般用眼角去看绕绕面前翻开的书页码。然后，她肯定突然想起什么或忘掉什么似的匆匆回去更拼起命来。

考试那天，她醒得极早。她侧身看过猫一样睡得正沉的绕绕，她没像往日一样醒了便忍不住去蹲厕所，她极轻极小心地抽出记满公式重点的小本，钻回被窝亮了手电看。直到绕绕慌慌张张大喊她起床，她才刚睡醒般懒懒伸出头。

考完那天，她想唱歌想骂人想给娘写封长信，却终于忍不住，睡了。和绕绕比着睡了一天一夜。睡完，她有些慌。她心里慌慌地过了一个月。

她没考上。

她知道她没考上的消息时，她的头上正舞蹈着一只硕大透明的紫蝴蝶，她就那样神色安然目光蒙眬地追随着在淡蓝色透明的空气中温柔划过的灿灿紫光，像是听一个惊世绝伦的童话。她于是无比辉煌无比恬静地笑了。她于是在绕绕从紫雾中奔向她很对不起样地看她时，宽厚地接受了绕绕伸过来的手臂。

晚上，她在仓库最后呆了一夜。

她在绕绕将要离开的几天里，一直保留着那恬静的笑，她甚至容忍了绕绕热热地挤进她的被窝讲各式各样的少儿不宜。

她很认真地听过，她最后说了那夜的拖鞋事件。她说着时，她的手便轻轻握住了绕绕的手。

绕绕没信。绕绕在黑暗中看着她说了几个怎么会。绕绕说拖鞋是久远了的历史，她也不记得她踩过什么脸盆。

她又抓紧了绕绕的手。她和绕绕就那样互相抓紧着，许久没再说话。

绕绕走得很冷清。

院里去接站的车送走了绕绕。

要上车时，天不知道怎么晴晴的就落了场很大的雨。她和绕绕被催着从雨里走过时，她觉出雨点是热的。她和绕绕就在车上争着雨点究竟是凉的还是热的时，车站就到了。

她和绕绕下了车，一时没了话。

车上的人又开始催她。她看见车里坐上了一个很陌生的小女列兵和一个长脸中尉。绕绕便开始哭，也推她上车。她没有动，只回过头冲接站车充分笑了一下，然后很重地拉过绕绕就走。

和她一起长大的强子当兵时，村前村后的所有人都出来送，吵

得她心烦，她甚至连句话都没法跟强子说。她在前面很快走着，突然想。

她一个人送走了绕绕。

她送走绕绕那一刻她感到了种痛彻肺腑的轻松。

她病了。

她病好后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

她向来对不认识的人一概视而不见。她唯独注意了他，或者说是注意到了他那残破不堪的目光。

她当时正在她每天上班必须经过的那段蜿蜒的小路上走。她双唇微启两腮艳若桃花，她充满怀恋无限美好地感受过她周围的一草一木后，她便看到了他。

事实上，她看他时他正在看她，他看她的目光躁动而辉煌，她却一下子读出了那里面的残破不堪。

她顺便也读过了他肩上的上士军衔。

当她穿好隔离衣一路思想着走过病房，她于是遇见了她注定要遇见但没想到是在病房遇见的他。她于是冲着他的背影重新背诵三遍她已经背熟了的目光。

他面向窗外，正单腿而立思虑重重地剃着胡须。他看过她，他接着又看她。他残破不堪的目光便丝丝缕缕地包裹了她。他从她手中接过休养服时，她发现了他空荡荡只剩下三截残指的右手。

午饭她晚去了十分钟。她听着最后走出去的偏头护士长终于消失的高跟鞋声，惶惶翻开了他的病历。

陆伟。上士班长。两个月前执行任务中砸伤住院。输血 400 毫升。查表面抗原阳性。乙肝。

她用了整整一个晚上，通读他目光一样通读了各种书籍报刊上所有关于乙肝的文字。

她于是懂了他的目光。

她于是很懂很能理解地想到该多关照他。

她于是在一个温馨缠绵的夜晚被他粗鲁地拦截在了那蜿蜒的小路上。

她当时正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以领袖般的姿态朝前走。

她走着就突然看见了他。

他一定是等了她很长时间。他看着她的眼睛满是惊喜满是不耐烦。他重重拉过她，拉得几乎贴着他。他的呼吸粗壮，有种浓烈的烟草味。他说话时，强有力的男人躁热的气息使她在他手里抖了一下。

给我张相片。他说。

把你相片给我一张，你的。他又说。

他说完死死盯住她。她看见他的目光里时隐时现地游荡着两团水深火热不屈不挠的悲壮。

不行现在不行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你放开我。

她低着声音喊。她喉咙热胀通身上下凝滞酸涩森冷。她惶惶地喊过，便咬了他的残指。

她大口吞着满嘴腥咸，跑得一路歪斜。

躲在床上，她感到了他捏痛的胳膊里面一撞一撞地跳。

她睡得很快很沉也很不安分。醒来，她发现了她臂上硕大深刻的褐色指印。

她惶惶地又踏进小路，她蓦地惊得骇然叫出来。她看见他形销骨瘦两颊青灰。似乎从原始久远年代起就搁置未动的青铜塑像。

他等了她一夜。他的目光水洗了一样只剩下湿漉漉的残破不堪。他湿漉漉残破不堪的目光从她脸上重重跌落的瞬间便蓦然感动了她。

她走近他。

无论如何请你送我张相片。或者借也行。我不能在最后让母亲伤心，最后一次了。

他不再看她，他说话时的目光沉重而平静。

他说他三年服役期满时就准备回家。他母亲病了，他不能不回家。他却终没能回成家。母亲要他在部队上长期干，母亲的话对他是圣旨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他在终于干到五年干到马上要转志愿兵时被砸伤了。他说他不在乎砸伤他，他只不该输血不该得乙肝。

他说他对不起母亲，他沉沉地说了好几个对不起。

她想到了娘。

他仰天长视，他的目光重又辉煌而热烈。他许久就那样辉煌而热烈地直视她说母亲不行了，晚期。母亲最大也是最后的愿望就是想有个儿媳妇。母亲一直在想孙子，母亲知道她已经无法再看到孙子了。母亲便更强烈地渴望看一眼儿媳妇。

他长久直视着她，她也长久直视着他。

突然，他的目光似乎被她碰疼了，抖了下。他垂下了头。他说他骗了母亲，他告诉母亲他很快就转志愿兵了，他转了志愿兵他就带未来的儿媳妇一起去看母亲。他告诉母亲那未来的儿媳妇是城里人，是个女兵。他甚至极细致极生动地告诉了母亲城里女兵的模样个头儿以及眼睫毛的长度。他知道母亲没有多久了，他只想让母亲高兴。他却害了母亲。他连着收到了两封母亲请人写的信，母亲怕她等不到儿子转志愿兵回去的那天，母亲想先看未来儿媳妇的相片。母亲说她守着相片看也就知足了。

他没回信。他不能再骗母亲他也不能让母亲失望。

他于是在他走投无路时在那个无限美好的早晨遇见了她。

他于是吃惊地发现她与他那城里女兵竟然惊人的相像。

他于是苦苦煎熬整整一个星期后，终于不顾一切拦截了她。

他仰起头，他那宽厚的胸膛间发出的叹息声又一次感动了她。

她两眼迷朦面色惨白地笑了下。她又想起了娘。她把寄过娘的那相片给了他。

她看他抖抖地拿那相片时，她突然很后悔，她想她脸上如果

什么都不抹也许更好看更自然清纯。

夜里，她一直想那相片，想他母亲看相片时的模样。

她想过也便过去了。她和他并没因此而有什么特别。

她再见他时，她只是很淡地笑，她甚至没再问起他母亲或者那相片。

他也依旧在剃胡须时单腿面窗而立。他的三截残指已经灵活自如并能写出一纸好看的草书。他每次遇见她，他总是很认真地看着她，却不说什么。

终于有一天，他对她说他要出院了。

她听着，突然有些冷。她对他笑了下，笑完，她还是没说什么。

他也没说。他就那样看过她。转身走了。

她没送他。

她不再走那条蜿蜒的小路。她除了上班就是拼命地练字。她越来越多地看见偏头护士长很厉害地偏头看她却终于没对她说什么。她于是最终碰翻了一瓶刚刚启封的过氧乙酸。

旁若无人神气活现的酸味直到绕绕的信送到她手里时才告结束。

她在绕绕的信里沉浸了一天一夜。整整一天一夜她都神情恍惚满脸娇艳无比如一朵怒放的地瓜花。

绕绕的信贴着多出正常邮资一倍多的邮票。绕绕在信上讲完她所有最新少儿不宜最后说她们班长在野战部队当连长的哥哥要她们班长帮助买治乙肝的药给他的兵。绕绕说她们班长在班务会后庄严肃穆地说过后，绕绕便一下子想到了她。绕绕说那兵绝对的英雄好汉绝对了不起。绕绕说那兵从正不断坍塌的小学校救出两个小学生后那兵就砸在了里面。绕绕说那兵砸坏了腰腿同时砸断了右手现在只剩下三截残指。绕绕说那兵最后是活了却输血染上了乙肝。绕绕要她无论如何帮她也是帮她们班长的哥哥就是帮

那兵买些好药能一下子去根的药。绕绕最后说那兵是百分之二百的好兵她敢用她三个月零五天的党龄担保。

她收起绕绕的信，想了一遍他并不说什么的。她想断指的兵也许很多也许不过是巧合。她这样想着就买了她所能买到的所有不知是不是好药能去根的药。

她给绕绕的信上却没提乙肝也没提那兵。

她惶惶地等着绕绕的下一次来信。

她等到了他。

他笑着突然站在她面前时，她惊得不知怎么好，只是跟着苍白地笑。

他说他马上该复员该重新回他大山深处的家了。他说他走之前该和她说说那相片。他说他很感激她感激那相片，他却不能再把相片还她。他许久才说他母亲到死都没松开那相片，他母亲是那样安静地同那相片一道走的。他说他对不住她请她原谅。他说他知道她不会再要死人的东西他也不愿让死去的母亲不安。他说着停了下看着她的眼睛又说你不知道乡下，你们城里人对死看得和我们乡下人不一样。他说完仰起头，就那样厚重地看深远的天穹。

她很久地看着他，很久笑了下很轻很温暖地说我是乡下人，是——乡下人。她说完又笑了下。

他最后看过她，走了，走得很慢。

他没回头。

她也往回走，也走得很慢。

很快，她也复员了。她在听到念她名字时，她笑了，笑得很美很辉煌。

她在蜿蜒的小路上最后走了一次，走完，她便走出了小路。

她走那天，她见了报上登的那兵的事。

其实，那报上是谁是不是他对她都无关紧要了。

紫色风筝

她不行了。

都说她不行了。医生也这样说。癌症。在这个世界上癌症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对她也是。

也许，她也知道她不行了。她一定知道。她虚弱但仍不失高雅地让那些一刻不离地守候着她的人送她回了她的家。她不喜欢白色。她不愿意死在医院。她只想回家。

她等着。她只能等着。任何染上癌症的病人和任何治疗癌症的医生在这个时候都只能是一一等待。

她虚弱而又高雅地躺在浓重的紫色中。紫色的窗帘，紫色的地毯，紫色的、小巧雅致的拖鞋……她家中所有一切都是紫色。她喜欢紫色。

她漂亮、高雅，任何人都这样说。任何人这样说时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伪、奉承。她确实漂亮，也确实高雅。即便她不行了，也仍是那样漂亮，那样高雅。她漂亮高雅得让人不敢妒忌。

外面，一阵单调滞重，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停下来的车轮声闯进来，在静谧的紫色中粗鲁地冲撞着。她动了动。她漂亮高雅的眼睛里隐隐映出了那个弓着腰，缓缓跟在车后的小个子鞋匠。每天这个时候都能看见他，一张永远淡漠的脸，一顶永远戴着的花边草帽，还有一辆永远都在响的旧童车。

还在很久以前他就在这儿摆鞋摊，但到底多久谁也说不清，更说不清他为什么要选在这样的偏僻地方。只是，大凡第一次来这

儿的人都会记得主人特意叮嘱的：“……看见个钉鞋的，就到了。”于是，那些看见了他的主人的人们也便都松了口气。

他的鞋摊在她窗对面的路灯底下。每到夜晚，他淡漠的脸上便闪动着她幽幽的紫光。他从不和任何人说些什么。有人来钉鞋，他便默默地钉好，然后默默地鞋尖朝前，鞋跟朝后地把鞋摆在人家脚底下。没人时，他就一个人呆坐着，似乎看着什么地方，又似乎什么也没看。

她从没在他那儿钉过鞋。每次钉鞋她总是绕过一条街，去那个总是唠唠叨叨说个不停的胖女人那儿。她也喜欢说话。和谁她都能说，说时总是那样高雅地笑着。可她没和他说过。

他太古怪，不会有人喜欢跟他说话。任何人都这样想。

她是受人尊敬的。不只因为她漂亮、高雅。她也不仅仅是漂亮高雅。在所有家庭的黑白或彩色电视上总能看见她，在家家饭桌上她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题。所有的人都在关注、议论她，然而，所有人的所有议论都绝没有一点儿的贬义。她漂亮高雅，她有魄力，她温和，她好，她，更重要的她是个正经女人。所有人都相信她是正经女人。

她没结过婚。到快不行了她也没碰过男人。她是圣洁的。所有人都这样说。

谁也没有想到她会突然不行了。不长时间以前还在电视上看见过她，还看见她给女儿樱拎回了一只很大的生日蛋糕。她应该早有感觉，有感觉她就该早去看大夫，看了大夫她就该住在那儿。像她这样的人多活一天一分钟也好。她应该活着。

她的女儿樱陪她坐在愈来愈浓的紫色里，一双和她一样的眼睛呆呆地看着她。所有的人都知道樱是她要来的，但不知从哪一天所有的人都惊异地发现樱极像她，越长越像。也是那样漂亮，那样高雅。

“谁养的像谁。”人们互相说。且对这话愈加深信不移。